

少以勇力聞。其仕小野木縫殿助也。從攻江見某。城將下。縫殿助謂其下曰。誰能爲我斬江見者。龜右衛門年甫十七。進曰。能。兄某在旁。睨曰。豎子勿妄言。叱去之。龜右衛門曰。妄與不。請待明日。卽夜潛入城。匿廡下。天明。江見出。龜右衛門躍出搏伏之。斬其首。登陣大呼曰。江見首已落吾手矣。汝曹將爲誰守。城兵逃散。衆皆壯之。龜右衛門曰。吾幼喜角觝。頗得其術。當與江見搏。偶自失其術。輾轉數次。始能施其術。豈大勇者之爲哉。及年已老。雖

膂力稍衰。氣宇儼然。常習射于家。曰。平昔專用長槍大刀。未嘗用弓矢。今也衰朽。不可復爲往時之戰。宜輕弓弱矢。收功于刀槍之外。亦一樂事也。其勇如此。明良
洪範

藪內匠

藪內匠。初稱與次右衛門。仕中村一氏。屢有戰功。內匠爲人。沈深有器局。豐臣秀吉之伐北條氏也。一氏從攻山中。拔之內匠先登。渡邊了次之。了背旗甚大。秀吉登高望見之。以爲了先登。賞了以先

登之功。內匠不敢爭。既而一氏賜二人祿各三千

石。特賜內匠以見米。

吾邦俸祿之制。大率十分之四。見米三千石。當祿七千五

百。了心不平。遂致仕去。臨去。遣价內匠曰。願與子

相見于郊。內匠即往。了馬上橫偃月刀。邀內匠勞

之曰。吾將遠行。不可不與故人訣。然故人中可為

訣者。獨有卿而已。因捧刀曰。聊寓別意。卿幸善藏

焉。言恭而色怒。內匠神色自若。進受刀曰。吾亦且

驢。卿乃拔佩刀與之而別。人皆壯之。慶長五年。東

照公討上杉氏。一氏得疾日篤。曰。方今可托吾兒子

者。非內府而誰。乃使內匠通款。公許之。一

氏令弟一榮率軍從。公于關東。既而石田三成

等起兵美濃。一榮還軍。內匠從。一榮至美濃。池田

輝政。福島正則等將攻岐阜。內匠聞之曰。在昔豐

臣氏之軍。我兵每為之先。乃與武田又六野一色

賴母。詣軍監。請為先鋒。正則在坐。驕豪負氣罵曰。

一榮小兒。口吻猶黃。欲敢為先鋒乎。詰旦之事。有

正則在焉。叱之使退。又六賴母相顧而退。內匠憤

激不肯去。謂正則曰。往日式部之在軍也。公特一

榮
彦右衛門尉

伯耆守忠

偏裨耳。今日以式部不在。抗顏自大。無乃為無鳥鄉蝙蝠乎。正則大怒。欲斬之。眾救而解。聞者稱其抗直。九月十四日。從擊宇喜多氏。石田氏兵於株瀨川破之。追而涉川。遇伏。不利。及事平。一氏既卒。嗣子忠。一年少。放恣無度。殺其老。橫田內膳。舊臣不服。往往逃亡。內匠亦去。隱京師。初。內匠與福島正則爭先鋒也。細川忠興亦在坐。深重其為人。至是。厚聘招致之云。明良洪範。忠一殺其老。橫田內膳。據藩翰譜。

矢野正倫

矢野正倫。稱和泉守中村氏臣也。中村忠一。蚤率其妾生一男。猶幼。宰臣有議不協者。以無子聞。由是封除。正倫慨然。訴之于關東。踰歲。不得申達。正倫深傷遺孤之無依。而主家不血食也。甲寅之役。詣大阪。自陳情。請曰。臣願效力行間。事成則賜舊封遺孤。以紹其家。豐臣秀賴義而許之。授客兵五十騎。為隊將。十一月。正倫與飯田家貞等率兵守今福。穿壕樹柵。晝夜督役。設假橋。出銃。柵外以備之。佐竹義宣先鋒。梅津憲忠。戶村義國潛兵。自

隄下進。遂統率逼柵。正倫渡橋拒戰。中鎗而沒。家

貞亦戰歿。識者哀其志。難波戰記

論曰。矢野正倫。訴中村氏遺孤。事於關東。可謂義也。然事不得申。達則亦可以已矣。反附大段仇關東。何也。安積澹泊曰。正倫委質秀賴。則不可。然不如此。無以遂其志。而中村氏不得血食。故欲著功。以立遺孤。其志有可哀者。今福之役。奮戰而歿。命也。其忠操凜然。當時懷利苟合者。豈可不愧哉。

真鍋貞成

真鍋貞成。稱次郎兵衛。後受稱主馬大夫。和泉人。父曰主膳兵衛。天正十一年。羽柴秀吉使中村一氏守岬和田。招聚土豪。以備根來雜賀黨。貞成於是屬一氏。明年。秀吉與織田信雄生隙。將攻尾張。東照公援信雄。誘根來雜賀黨襲大阪。三月。根來雜賀黨來攻岬和田。淡路人菅平右衛門及弟三郎兵衛等應之。以兵船二百艘攻堺。國中震駭。一氏堅守岬和田。貞成時年十七。請曰。聞賊以舟師侵堺。臣族屬在大津。恐為賊所鈔掠。願往拒之。

一氏許之。使秋山助之丞助之。貞成直赴大津。大津民聞寇且至。修古城據之。助之丞勇而有策略。謂貞成曰。事急矣。宜決策定所向。否則士卒潰散。不爲我用。貞成曰。策將安出。曰。策有三。納孥於城中固守。上策也。使孥避賊堺津。而身還岬和田。中策也。與俱赴堺津。下策也。貞成曰。吾從上策。助之丞曰。如此則無生路矣。貞成拔刀矢曰。丈夫寧守城而死。不肯棄城苟活也。衆皆奮躍。旣而菅兄弟以千餘人將上岬。貞成曰。坐待賊來。不如邀擊之。

於是使助之丞及田賀井某等。俟賊半上陸。齊射而親自林中突出。以短兵接戰。大破之。敵迺遁去。會一氏遣兵來援。貞成率其族俱歸岬和田。根來雜賀黨聞之。亦解圍去。初秀吉將發大阪。聞海陸兵並起。爲之延期。及得捷報。乃發。根來雜賀黨聞之。復來攻岬和田及堺。一氏邀擊破之。貞成爲先鋒。有功。秀吉賜賞書。尋屬堀秀政。及戶田民部。後事東照公。死關原之役。子孫世爲麾下士。武邊世聞書

松野主馬

松野主馬。小早川秀秋臣也。關原之役。從秀秋將前軍。屯松尾山。先是秀秋陰通款。東照公及東西軍戰酣。秀秋使村上宇兵衛傳友戈之令於前軍。主馬大驚曰。臨戰變節。乃不義之尤者也。小早川家未嘗有此事。吾不能奉命。唯有一死報國耳。宇兵衛曰。主公既與內府定約。專為宗社。不可中變。今子獨拒命。奈宗社何。主馬不得已引兵下山。而終不肯戰。事平。致仕如京師。削髮居黑谷。及秀秋封于備前美作。召主馬掌政。固辭不出。田

中吉政。厚禮招之。乃出。食祿一萬石。後大納言駿河侯忠長。召為宰。賜祿二萬石。忠長卒。封除。去復

住京師。號道圓。以病沒。

關原記大全。落穂集。按落穂集。道圓。隱大津。今從大

全。松野一作松平。

田中內藏之丞

田中內藏之丞。藤堂高虎臣也。初仕島津氏。從伐大友氏。有功。後有故去。仕藤堂氏。朝鮮之役。高虎擢內藏之丞。為船隊率。以功食祿五百石。後得罪。褫祿。及大阪之役。作。上書請以死自效。不允。其子

源三郎深懷忿嘆。諫父去。不聽。曰。往年吾去薩摩。於心不安焉。豈可再去。夏。今源三郎上書請立功贖父罪。見允。於是內藏之丞謁高虎於天王寺。屬藤堂良勝。有功。復舊祿。夏。賜源三郎以祿。夏。役。高虎擢內藏之丞。為五十騎長。戰若江。死之。元和先鋒錄

友田吉直

友田吉直。稱左近右衛門。父曰繼林吉家。仕官部。繼潤。以功食祿二萬石。朝鮮之役。吉家從繼潤子。兵部少輔。有功。後去隱京師。藤堂高虎素奇吉家。

朝鮮之功。召之。給祿一萬石。後有故去。高虎愛其才武。再召。給三千九百石。尋以病沒。吉直承父後。食祿千石。為母衣隊。無幾。坐事褫職。大坂夏。役。吉直欲建功以償罪。戰八尾。獲二甲首。命從者獻首級麾下。而自馳至地藏堂。聞藤堂高刑等與長曾我部盛親戰敗死。乃橫衝盛親陣。死之。元和先鋒錄

渡邊了

渡邊了。稱勘兵衛。仕中村一氏。豐臣秀吉之東征也。令一氏及田中吉政。堀尾吉晴。山內一豐。一柳

兵部少輔吉政
帶刀先生吉晴
對馬守一豐

左衛門大夫氏勝

直末等攻北條氏勝於山中城。了從一氏自三島進。城外有一寨。一氏令了往訶之。了曰。若敵兵寡弱。可攻而取。即舉麾請速進兵。定約而去。了近寨視之。兵寡無備。因麾之如約。一氏急進軍。了以烏毛為微號。長丈餘。躍馬先登。秀吉遙望見其微號。使人問之。乃了也。秀吉嗟嘆。今諸軍為聲援。了奮戰拔寨。斬守將間宮好高。我兵已拔寨乘勝攻城。了直進破二郭。田中堀尾山內諸將繼進。城兵不能支。氏勝棄城遁。秀吉召一氏及了褒獎之。由是

了名顯天下。後有故去仕增田長盛。

參取烈祖成績。落德集。關

東古戰錄。按武德安民記。了作吉光。關原之役。長盛得罪。放高野。

東照公命藤堂高虎。池田長幸。收其邑郡山。時了與田中角之助。為郡山留守。高虎長幸率兵至郡山城下。傳命。二人對曰。臣受主命守城。非有主命。城不可致也。高虎長幸聞之。公既而長盛書至。命致城於二將。二人見之曰。此非真蹟也。願得真蹟。高虎長幸又聞之。公了謂角之助曰。我數建違言。內府必怒。若有緩急。我先殺妻子。然後與子

俱死。我卒徙之內城矣。子盍亦同徙也。先是角之助以妻子為累。出之城外。至是意悔。告以故。曰：吁。無及也。頃之。長盛手書至。諭以致城。二人拜讀。乃致城而去。參取慶長軍記。關原合戰誌。關原餘史。按關原記。大全。長盛之奪封處。流也。東照公命。簡井定次。及大和將士。取郡山。定次也。笠置。奈良。間。大和將士。屯玉水。郡山。留守將橋與兵衛。鹽屋法順等議。使渡邊了入。第三城。處分軍事。了法。今整肅。日捕斬寇賊。無敢來犯者。城兵凡九千。逃亡相踵。而了部下無一人叛者。人服其得衆心。了於是納妻子於牙城。為質。謂與兵衛曰。城中洶洶。其志不一。僕請以部兵二百堅守牙城。城兵聞之。納質者十一人。隊將田中角之助。度城難守。潛出妻子於城外。時人譏之。高虎深嘉了。終以此廢云。與本書不合。錄以備考。

義招之。公聞其名。欲召隸麾下。堀尾吉晴亦厚禮招之。了以先與高虎有約。遂仕高虎。其在郡山。食邑一萬石。高虎倍之。給二萬石。長子長兵衛。三千石。寵遇殊渥。藤堂氏宿將多嫉了者。大全。大阪冬役了為左先鋒。屯大仙陵。會新宮人堀內氏弘。率兵自堺入大阪。過高虎營。時朝霧昏冥。了不之覺。聞甲馬聲。勒兵而出。則已不及矣。高虎聞之大怒。自嫌於貳心。故縱敵。深誚了。了怏怏。夏役從擊長曾我部盛親於矢尾。前軍不利。藤堂高刑。桑名

一孝等死之。盛親乘勝而進。了與諸隊扞戰。終敗之。及事平。了懷不平。致仕隱近江坂本。削髮號誰菴。長兵衛留仕藤堂氏。寬文十七年。了沒。年七十九。參取難波戰記。元和先鋒錄。

論曰。渡邊了。小田原。及大阪之役。多功。然終以驕慢廢。要之功。罪不相掩也。獨其爲增田長盛守郡山。欲舉家殉節。可謂烈矣。東魏崔楷爲殷州刺史。爲葛榮所攻。或勸楷單騎之官。楷曰。食人之祿者。憂人之憂。吾獨往。將士誰肯同心哉。遂舉家之官。

或又勸減弱小避之。楷遣幼子及一女。旣而悔之。遂追還。去了之事。甚類楷。而角之助之脫妻子。卽或者勸楷之說也。楷悔而召還兒女。了徙妻孥內城。其心一也。但楷守城死。而了則出城者。義不同耳。長盛之黨三成。固無足論。了受其託。爲之居守。其拒命不肯致城者。特以無長盛命也。猶福島丹波。埃正則書。而後致廣島。東照公不奪了之志。盡允其所請。是非徒慮損兵。乃以至公之心。完天下節義之士也。當是時。若了之請不得允。長盛死。